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尾天至曾頭市中街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

第六十回

公孫勝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頭市中箭

詩曰

背後之言不可謀 得饒人處且饒人 雖收芒碭無

家客 殞却梁山主寨身 諸將縞衣冤欲斷 九原

金鏃恨難伸 可憐蓋世英雄骨 權盾荒城野水濱

話說公孫勝對宋江吳用獻出那個陣圖更是漢末三分諸葛孔明擺石爲陣的法四面八方分八八六十四隊中間大將居之其像四頭八尾左旋右轉按天地風雲之機龍虎鳥蛇之狀待他下山冲入陣來兩軍齊開如若伺候

他入陣只看七星號帶起處把陣變爲長蛇之勢貧道作起道法教這三人在陣中前後無路左右無門却於坎地上掘下陷坑直逼此三人到於那里兩邊埋伏下撓鈎手准備捉將宋江聽了大喜便傳將令將大小將校依令如此而行再用八員猛將守陣那八員呼延灼朱仝花榮徐寧穆弘孫立史進黃信却叫柴進呂方郭盛權設中軍宋江吳用公孫勝帶領陳達磨旗叫朱武指引五個軍士在近山高坡上看對陣報事是日巳牌時分衆軍近山擺開陣勢搖旗擂鼓擗戰只見芒碭山上有三二十面鑼聲震地價響三個頭領一齊來到山下使將三千餘人擺開左右兩邊項充李袞中間馬上擁出那個爲頭的好漢姓樊

名瑞祖貫濮州人氏幼年學作全真先生江湖上學得一身好武藝馬上慣使一個流星鎗神出鬼沒斬將搦旗人不敢近綽號作混世魔王怎見得樊瑞英雄有西江月爲証

頭散青絲細髮身穿絨綉皂袍連環鉄甲晃寒霄慣使銅鎗更妙好似北方真武世間伏怪除妖雲遊江海把名標混世魔王綽號

那個混世魔王樊瑞騎一疋黑馬立於陣前上首是項充下首是李袞那樊瑞雖會使神術妖法却不識陣勢看了宋江軍馬四面八方擺成陣勢心中暗喜道你若擺陣中我計了分付項充李袞道若見風起你兩個便引五百滾

刀手殺入陣去項充李袞得令各執定蠻牌挺着標鎗飛
劍只等樊瑞作用只見樊瑞立在馬上左手挽定流星銅
鏈右手仗着混世魔王寶劍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
見狂風四起飛沙走石天愁地暗日月無光項充李袞納
聲喊帶了五百滾刀手殺將過去宋江軍馬見殺將過來
便分開做兩下項充李袞一攪入陣兩下里強弓硬弩射
任來人只帶得四五十人入去其餘的都回本陣去了宋
江在高坡上望見項充李袞已入陣裏了便叫陳達把七
星號旗只一招那座陣勢紛紛滾滾變作長蛇之陣項充
李袞正在陣裏東趕西走左盤右轉尋路不見高坡上朱
武把小旗在那里指引他兩個投東宋武便望東指若是

投西便望西指公孫勝在高阜處看了便拔出那松文古
破劍來口中念動咒語喝聲道疾只見風盡隨着項充李
袞脚跟邊亂捲兩個在陣中只見天昏地暗日色無光四
邊並不見一個軍馬一望都是黑氣後面跟的都不見了
項充李袞心慌起來只要奪路回陣百般地沒尋歸路處
正走之間忽然地雷大振一聲兩個在陣叫苦不迭一齊
擗了雙腳翻筋斗擗下陷馬坑裡去兩邊都是撓鈎手早
把兩個搭將起來便把麻繩綁縛了解上山坡請功宋江
把鞭稍一指三軍一齊掩殺過去樊瑞引人馬奔走上山
走不迭的折其大半宋江收軍衆頭領都在帳前坐下軍
健早解項充李袞到於麾下宋江見了忙叫解了繩索親

自把蓋說道二位壯士其實休怪臨敵之際不如此不得
小可宋江久聞三位壯士大名欲來禮請上山同聚大義
蓋因不得其便因此錯過倘若不棄同歸山寨不勝萬幸
兩個聽了拜伏在地道已聞及時雨大名誰不知道只是
小弟等無緣不曾拜識原來兄長果有大義我等兩個不
識奸人要與天地相拘今日既被擒獲萬死尚輕及以禮
待若蒙不殺收留誓當効死報答大恩樊瑞那人無我兩
個如何行得義士頭領若肯放我們一個回去就說樊瑞
來投拜不知頭領尊意若何宋江便道壯士不必留一人
在此爲當便請二位同回貴寨宋江來日專候佳音兩個
拜謝道真乃大丈夫若是樊瑞不從投降我等擒來奉獻

頭領麾下有詩爲証

八陣神機世最難 雄才諸葛許誰攀 多謀喜見公

孫勝 樊瑞遂巡便入山

宋江聽說大喜請人中軍待了酒食換了兩套新衣取兩疋好馬叫小喽囉拿了鎗牌送二人下山回寨兩個於路在馬上感恩不盡來到芒碭山下小嘍囉見了大驚接上山寨樊瑞問兩個來意如何頃充李衮道我等逆天之人合該萬死樊瑞道兄弟如何說這話兩個便把宋江如此義氣說了一遍樊瑞道既然宋公明如此大賢義氣最重我等不可逆天來早都下山投拜兩個道我們也爲如此而來當夜把寨內收拾已了次日天曉三個一齊下山直

人也
是木

到宋江寨前拜伏在地宋江扶起三人請入帳中坐定三
個見了宋江沒半點相疑之意彼各傾心吐膽訴說平生
之事三人拜請衆頭領都到芒碭山寨中殺牛宰馬管待
宋公明等衆多頭領一面賞勞三軍飲筵已罷樊瑞就拜
公孫勝爲師宋江立主教公孫勝傳授五雷天心正法與
樊瑞樊瑞大喜數日之間牽牛拽馬捲了山寨錢糧馱了
行李收聚人馬燒毀了寨柵跟宋江等班師回梁山泊於
路無話宋江同衆好漢回轉梁山泊來戴宗於路飛報聽
得回山早報上山來宋江軍馬已到梁山泊邊却欲過渡
只見蘆葦岸邊大路上一个大漢望着宋江便拜宋江慌
忙下馬扶住問道足下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漢答道小

人姓段雙名景住人見小第赤髮黃髮都呼小人爲金毛
犬祖貫是涿州人氏平生只靠去北邊地面盜馬今春去
到鎗竿嶺北邊盜得一疋好馬雪練也侶價白渾身並無
一根雜毛頭至尾長一丈蹄至脊高八尺那馬又高又大
一日能行千里北方有名喚做照夜玉獅子馬乃是大金
王子騎坐的放在鎗竿嶺下被小人盜得來江湖上只聞
及時雨大名無路可見欲將此馬前來進獻與頭領權表
我進身之意不期來到涿州西南上魯頭市過被那魯家
五虎奪了去小人稱說是梁山泊宋公明的不想那廝多
有不穢的言語小人不取盡說逃走得脫特來告知宋江
看這人時雖是骨瘦形鹿却甚生得奇惟怎見得有詩爲

証

焦黃頭髮髭鬚捲 盜馬不辭千里遠 強夫姓段涿

州人 被人喚做金毛犬

宋江見了段景住一表非俗心中暗喜便道既然如此且同到山寨裡商議帶了段景住一同都下船到金沙灘上岸晁天王并衆頭領接到聚義廳上宋江教樊瑞項充李袞和衆頭領相見段景住一同都參拜了打起聒廳鼓來且做慶賀筵席宋江見山寨連添了許多人馬四方豪傑望風而來因此叫李雲閣宗旺監工添造房屋并四邊寨柵段景住又說起那疋馬的好處宋江叫神行太保戴宗去曾頭市探聽那疋馬的下落消息快來回報且說戴宗

前去曾頭市探聽去了三五日之間回來對衆頭領說道
這個曾頭市上共有三千餘家內有一家喚做曾家府這
老子原是大金國人各爲曾長者生下五個孩兒號爲曾
家五虎大的兒子喚做曾塗第二個喚做曾參第三個喚
做曾索第四個喚做曾冠第五個喚做曾昇又有一個教
師史文恭一個副教師蘇定六那曾頭市上聚集着五七
千人馬扎下寨柵造下五十餘輛陷車發愿說他與我們
勢不兩立定要捉盡俺山寨中頭領做個對頭那疋千里
玉獅子馬見今與教師史文恭騎坐更有一般堪恨那厮
之處杜撰幾句言語教市上小兒們都唱道

搖動鐵鑼鈴神鬼盡皆驚鐵車并鐵鎖上下有尖釘掃

李卓吾批評水滸傳卷之六十一
蕩梁山清水泊勦除晁蓋上東京生擒及時雨活捉智
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盡聞名

晁蓋聽了戴宗說罷心中大怒道這畜生怎敢如此無禮
我須親自走一遭不捉的此輩誓不回山宋江道哥哥是
山寨之主不可輕動小弟愿往晁蓋道不是我要奪你的
功榮你下山多遍了廝殺勞困我今替你走一遭下次有
事却是賢弟去宋江苦諫不聽晁蓋忿怒便點起五千人
馬請啓二十個頭領相助下山其餘都和宋公明保守山
寨晁蓋點那二十個頭領林冲呼延灼徐寧穆弘劉唐張
橫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楊雄石秀孫立黃信杜迂宋萬
燕順鄧飛歐鵬楊林白勝共是二十一人頭領部領三軍

人馬下山征進曾頭市宋江與吳用公孫勝衆頭領就山下金沙灘餞行飲酒之間忽起一陣狂風正把晁蓋新製的認軍旗半腰吹折衆人見了盡皆失色吳學究諫道此乃不祥之兆兄長改日出軍宋江勸道哥哥方纔出軍風吹折認旗於軍不利不若停待幾時却去和那廝理會未爲晚矣晁蓋道天地風雲何足爲恠趁此春暖之時不去拏他直待養成那廝氣勢却去進兵那時遲了你且休阻我遮莫恁地要去走一遭宋江那里違拗得在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悒悒不已回到山寨再叫戴宗下山去探聽消息且說晁蓋領着五千人馬二十個頭領來到曾頭市相近對面下了寨柵次日先引衆頭領上馬去看曾頭

市衆多好漢立馬看時果然這曾頭市是箇險隘去處但見

週迴一遭野水四圍三面高崗塹邊河港似蛇盤濠下
柳林如雨密凭高遠望綠陰濃不見人家附近潛窺青
影亂深蔽寨柵村中壯漢出來的勇似金剛田野小兒
生下的便如鬼子僧道能輪棍棒婦人慣使刀鎗果然
是鐵壁銅牆端的盡人強馬壯交鋒盡是哥兒將上陣
皆爲子父兵

晁蓋與衆頭領正看之間只見柳林中飛出一彪人馬來
約有七八百人當先一個好漢戴熟銅盔披連環甲使一
條點鋼鎗騎着疋冲陣馬乃是曾家第四子曾魁高聲喝

道你等是梁山泊反國草寇我正要來拏你解官請賞原
來天賜其便如何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晁蓋大怒回頭
一觀早有一將出馬去戰曾魁那人是梁山初結義的好
漢豹子頭林冲兩個交馬鬪了三十餘合不分勝敗曾魁
鬪到二十合之後料道鬪林冲不過掣鎗回馬便往柳林
中走林冲勒住馬不趕晁蓋領轉軍馬回寨商議打曾頭
市之策林冲道來日直去市口搦戰就看虛實如何再作
商議次日平明引領五千人馬向曾頭市口平川曠野之
地列成陣勢擂鼓納喊曾頭市上砲聲響處大隊人馬出
來一字兒擺着七個好漢中間便是都教師史文恭上首
副教師蘇定下首便是魯家長子魯奎左邊魯參魯魁右

子也
是漢

邊曾昇魯索都是全身披掛教師史文恭彎弓插箭坐下
那疋却是千里玉獅子馬手裡使一枝方天畫戟三通鼓
罷只見魯家陣裡推出數輛陷車放在廳前曾塗指着對
陣罵道反國草寇見俺陷車麼我魯家府裡殺你死的不
笑好漢我一個個直要捉你活的裝載陷車裡解上東京
碎屍萬段你們趁早納降再有商議晁蓋聽了大怒挺鎗
出馬直遶曾塗衆將怕晁蓋有失一發掩殺過去兩軍混
戰魯家軍馬一步步退入村裡林冲呼延灼緊護定晁蓋
東西趕殺林冲見路途不好急退回來收兵看得兩邊各
皆折了些人馬晁蓋回到寨中心中甚憂衆將勸道哥哥
且寬心休得愁悶有傷貴體往常宋公明哥哥出軍亦曾

失利好友得勝回寨 今日混戰各折了些軍馬又不曾輸
了與他何須憂悶晁蓋道只是鬱鬱自己不樂在寨內一
連了三日每日搦戰曾頭市上並不曾見一個第四日忽
有兩個和尚直到晁蓋寨裡來投拜軍人引到中軍帳前
兩個和尚跪下告道小僧是曾頭市上東邊法華寺裡監
寺僧人今被魯家五虎不時常來本寺作踐囉喙索要金
銀財帛無所不爲小僧已知他的備細出沒去處特地前
來拜請頭領人去劫寨勦除了他時當坊有幸晁蓋見說
大喜有詩爲証

間諜從來解用兵 陳平昔日更專精 却慚晁蓋無
先見 隨着禿奴暮夜行

晁蓋便請兩個和尚坐的置酒相待林冲諫道哥哥休得聽信其中莫非有詐和尚道小僧是個出家人怎敢妄語又聞梁山泊行仁義之道所過之處並不擾民因此特來拜投如何故來啜賺將軍况無魯家未必贏得頭領大軍何故相疑晁蓋道兄弟休生疑心悞了大事今晚我自去走一遭林冲道哥哥休去我等分一半人馬去劫寨哥哥在外面接應晁蓋道我不自去誰肯向前你可留一半軍馬在外接應林冲道哥哥帶誰入去晁蓋道點十個頭領分二千五百人馬入去十個頭領是劉唐阮小二呼延灼阮小五歐鵬阮小七燕順杜遷宋萬白勝當晚造飯吃了馬摘鑾鈴軍士啣枚晝夜疾走悄悄地跟了兩個和尚直

到法華寺內看時是一個古寺晁蓋下馬入到寺內見沒
僧衆問那兩個和尚道怎地這個大寺院沒一個僧衆和
尚道便是魯家畜生薊惱不得已各自歸俗去了只有長
老并幾個侍者自在塔院裡居住頭領暫且屯住了人馬
等更深些小僧直引到那廝寨裡晁蓋道他的寨在那裡
和尚道他有四個寨柵只是北寨裡便是魯家弟兄屯軍
之處若只打得那個寨子特別的都不打緊這三個寨便
罷了晁蓋道那個時分可去和尚道如今只是二更天氣
再待三更時分他無准備初時聽得曾頭市上整整齊齊
打更鼓響又聽了半個更次絕不聞更點之聲和尚道軍
人想是已睡了如今可去和尚當先引路晁蓋帶同諸將

上馬領兵離了法華寺跟着和尚行不到五里多路黑影
處不見了兩個僧人前軍不敢行動看四邊路雜難行又
不見有人家軍士却慌起來報與晁蓋知道呼延灼便叫
急回舊路走不到百十步只見四下裡金鼓齊鳴喊聲振
地一望都是火把晁蓋衆將引軍奪路而走總轉得兩個
灣撞出一彪軍馬當頭亂箭射將來不期一箭正中晁蓋
臉上倒撞下馬來却得呼延灼燕順兩騎馬死併將去背
後劉唐白勝救得晁蓋上馬殺出村中來村口林冲等引
軍接應剛纔敵得任兩軍混戰直殺到天明各自歸寨林
冲回來點軍時三阮宋萬杜遷水裡逃得性命帶入去二
千五百人馬止剩得一千二三百人跟着歐鵬都回到帳

中衆頭領且來看晁蓋時那枝箭正射在面頰上急拔得
箭出血暈倒了看那箭時上有史文恭字林冲叫取金鎗
藥敷貼上原來却是一枝藥箭晁蓋中了箭毒已自言語
不得林冲叫扶上車子便差三阮杜遷宋萬先送回山寨
其餘十五個頭領在寨中商議今番晁天王哥哥下山來
不想遭這一場正應了風折認旗之兆我等只可收兵回
去這曾頭市急切不能取得呼延灼道須等宋公明哥哥
將令來方可回軍有詩爲証

威鎮邊陲不可當 梁山寨主是天王 最憐率爾圖
魯市 遞使英雄一命亡

當日衆頭領悶悶不已衆軍亦無戀戰之心人人都有還

山之意當晚二更時分天色微明十五個頭領都在寨中納悶正是蛇無頭而不行鳥無翅而不飛嗟咨嘆惜進退無措忽聽的伏路上校慌急報來前面四五路軍馬殺來火把不計其數林冲聽了一齊上馬三面山字火把齊鳴照晃如同白日四下裡納喊到寨前林冲領了衆頭領不去抵敵拔寨都起回馬便走魯家軍馬背後捲殺將來兩軍且戰且走未過了五六十里方纔得脫討點人兵又折了五七百人大大敗輸虧急取舊路望梁山泊回來退到半路正迎着戴宗傳下軍令教衆頭領引軍且回山寨別作良策衆將得令引軍回到水滸寨上山都來看祝晁天王時已自水米不能入口飲食不進渾身虛腫宋江等守定

在床前啼哭親手敷貼藥餌灌下湯散衆頭領都守在帳
前看視當日夜至三更晁蓋身體沉重轉頭看着宋江囑
付道賢弟保重若那個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
主言罷便瞑相而死宋江見晁蓋死了比似喪考妣一般
哭得發昏衆頭領扶策宋江出來主事吳用公孫勝勸道
哥哥且省煩惱生死人之分定何故痛傷且請理會大事
宋江哭罷便教把香湯沐浴了屍首裝殮衣服巾幘停在
聚義廳上衆頭領都來舉哀祭祀一面合造內棺外擲選
了吉時盛放在正廳上建起靈幃中間設個神主上寫道
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山寨中頭領自宋公明以下都
帶重孝小頭目并衆小嘍羅亦帶孝頭巾把那枝誓箭就

供養在靈前寨內揚起長旛請附近寺院僧衆上山做功德追薦晁天王宋江每日領衆舉哀無心管理山寨事務林冲與公孫勝吳用并衆頭領商議立宋公明爲梁山泊主諸人拱聽號令次日清晨香花燈燭林中爲首與衆等請出保義宋公明在聚義廳上坐定吳用林冲開話道哥哥聽稟治國一日不可無君於家不可一日無主今日山寨晁頭領是歸天去了山寨中事業豈可無主四海萬里疆宇之內皆聞哥哥大名來日吉日良辰請哥哥爲山寨之主諸人拱聽號令宋江道却乃不可忘了晁天王遺言臨死時囑道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便立爲梁山泊主此話衆頭領皆知亦不可忘了又不曾報得仇雪得恨如何

天心
不言
解中

便居得此位吳學究又勸道晁天王雖是如此說今日又
未曾捉得那人山寨中豈可一日無主若哥哥不坐時誰
敢當此位寨中人馬如何管領然雖遺言如此哥哥權且
尊臨此位坐一坐待日後別有計較宋江道軍師言之極
當今日小可權當此位待日後報仇雪恨已了拏住史文
恭的不拘何人須當此位黑旋風李逵在側邊叫道哥哥
休說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宋江喝道這
黑廝又來胡說再休如此亂言先割了你這廝舌頭李逵
道我又不教哥哥做社長請哥哥做皇帝倒要割了我舌
頭吳學究道這廝不識尊卑的人兄長不要和他一般見
識且請哥哥主張大事宋江焚香已罷權居主位坐了第

一把椅子上首軍師吳用下首公孫勝左一帶林冲爲頭
左一帶呼延灼居長衆人恭拜了兩邊坐下宋江乃言道
小可今日權居此位全賴衆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同氣相
從共爲股肱一同替天行道如今山寨人馬數多非比往
日可請衆兄弟分做六寨駐扎聚義廳今改爲忠義堂前
後左右立四個旱寨後山兩個小寨前山三座關隘山下
一個水寨兩灘兩個小寨今日各請弟兄分投去管有詩
爲証

英雄晁蓋已歸天

王身ノ

在所先

從此又頒新

號令

分兵授職盡恭虔

忠義堂上是我權居尊位第二位軍師吳學究第三位法

師公孫勝第四位花榮第五位秦明第六位呂方第七位
郭盛左軍寨內第一位林冲第二位劉唐第三位史進第
四位楊雄第五位石秀第六位杜遷第七位宋萬右軍寨
內第一位呼延灼第二位朱仝第三位戴宗第四位穆弘
第五位李逵第六位歐鵬第七位穆春前軍寨內第一位
李應第二位徐寧第三位魯智深第四位武松第五位楊
志第六位馬麟第七位施恩後軍寨內第一位柴進第二
位孫立第三位黃信第四位韓滔第五位彭玘第六位鄧
飛第七位薛永水軍寨內第一位李俊第二位阮小二第
三位阮小五第四位阮小七第五位張橫第六位張順第
七位童威第八位童猛六寨計四十三員頭領山前第一

關令雷橫樊瑞守把第二關令解珍解寶守把第三關令
項充李袞守把金沙灘小寨內令燕順鄭天壽孔明孔亮
四個守把鴨嘴灘小寨內令李忠周通鄒淵鄒潤四個守
把山後兩個小寨左一個旱寨內令王矮虎一丈青曹正
右一個旱寨內令朱武陳達楊春六人守把忠義堂內左
一帶房中掌文卷蕭讓掌賞罰裴宣掌印信金大堅掌筭
錢糧蔣敬右一帶房中管砲凌振管造船孟康管造衣甲
侯健管築城垣陶宗旺忠義堂後兩廂房中管事人員監
造房屋李雲鐵匠總管湯隆監造酒醋朱富監造筵宴宋
清掌管什物杜興白勝下山四路作眼酒店原撥定朱貴
樂和時遷李立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已自定數管北

竟志却
自家本
牛妙說

地收買馬疋楊林石勇段景住分撥已定各自遵守毋得
違犯梁山泊水滸寨內大小頭領自從宋公明爲寨主盡
皆歡喜人心悅服諸將都皆拱聽約束異日宋江聚衆商
議欲要與晁蓋報仇興兵去打曾頭市軍師吳用諫道哥
哥庶民居喪尚且不可輕動哥哥興師且待百日之後方
可舉兵未爲遲矣宋江依吳學究之言守住山寨居喪每
日修設好事只做功果追薦晁蓋一日請到一僧法名大
圓乃是北京大名府在城龍華寺僧人只爲遊方來到濟
寧經過梁山泊就請在寨內做道場因吃齋之次閒話間
宋江問起說北京圓大師龍華寺住持那大圓和尚說道
頭領如何不聞河比玉麒麟之名宋江吳用聽了猛然省

起說道你看我們未老却恁地忘事北京城裡是有個盧
大員外雙名俊義綽號玉麒麟是河北三絕祖居北京人
氏一身好武藝棍棒天下無對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時
何怕官軍緝捕豈愁兵馬來臨吳用笑道哥哥何故自喪
志氣若要此人上山有何難哉宋江答道他是北京大名
府第一等長者如何能勾得他來落草吳學可吳用也
在心多時了不想一向忘却小生畧施一計便教本人上
山宋江便道人稱足下爲智多星端的是不枉了名不虛
傳敢問軍師用甚計策賺得本人上山吳用不慌不忙疊
兩個指頭說出這段計來有分教北京城內黎民廢寢忘
食梁山泊中好漢驅兵領將正是計就水鄉添虎將謀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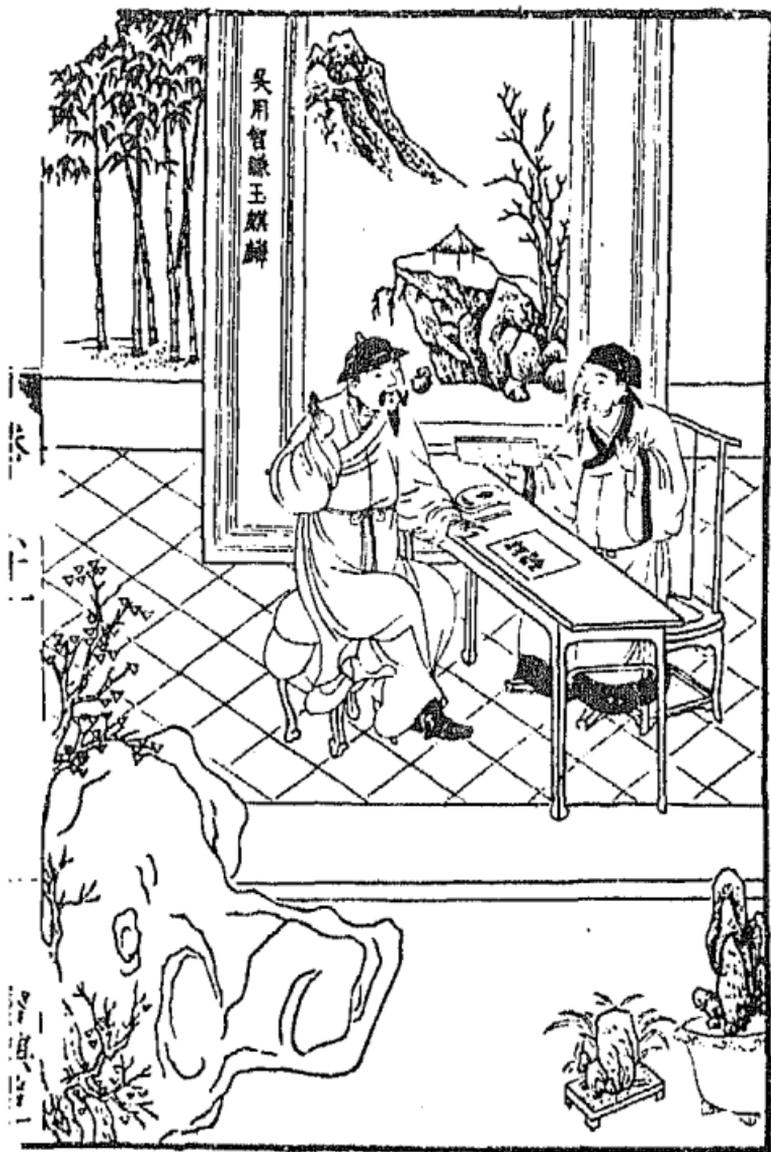
市井賺麒麟畢竟吳學究怎地賺盧俊義上山且聽下回
分解

李卓吾曰改聚義廳爲忠義堂是梁山泊第一閹那不
可州州看過

又曰宋江吳用也是多事如何平白地要好人做强盜
最可恨是賺玉麒麟上山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

吳用智賺玉麒麟



張順夜闖金
沙渡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一

第六十一回

吳用智賺玉麒麟 張順夜鬧金沙渡

滿庭芳

通天徹地能文會武廣交四海豪英
胷藏錦綉義氣更高明
瀟洒綸巾野服笑談將白羽
麾兵聚義處人人瞻仰
四海久馳名韻度同諸葛
運籌帷幄殫竭忠誠有才
能冠世玉柱高擎
遂使玉麟歸伏
命風雷驅使天丁梁

山泊軍師吳用天上智多星

有忠好處

話說這篇詞單道着吳用的好處
因爲這龍華寺僧人說出此三絕玉麒麟盧俊義名字與宋江吳用道小生憑三

張子房
快不如
此

寸不爛之舌盡一點忠義之心捨死忘生直往北京說盧

俊義上山如探囊取物手到拈來只是少一箇麤心大膽

的伴當和我同去說猶未了只見塔下一箇人高聲叫道

軍師哥哥小弟與你走一遭吳用大笑那人是誰却是好

漢黑旋風李逵宋江喝道兄弟你且住着若是上風放火

下風殺人打家劫舍衝州撞府合用着你這是做細的勾

當你性子又不好去不的李逵道你們都道我生的醜嫌

我不要我去宋江道不是嫌你如今大名府做公的極多

倘或被人看破枉送了你的性命李逵叫道不妨我定要

去走一遭吳用道你若依的我三件事便帶你去若依不

的只在寨中坐地李逵道是說三件便是三件也依你

不吃酒
也難

吳用道第一件你的酒性如烈火自今日去便斷了酒回
來你却開第二件於路上做道童打扮隨着我但我叫你
不要違拗第三件最難你從明日爲始並不要說話只做
啞子一般依的這三件便帶你去李逵道不吃酒做道童
却依的閉着這箇嘴不說話却是驚殺我吳用道你若開
口便惹出事來李逵道也容易我只口裏啣着一文銅錢
便了宋江道兄弟你若堅執要去恐有疎失休要怨我李
逵道不妨不妨我這兩把板斧不到的只這般教他拏了
去少也砍他娘千百箇鳥頭纔罷衆頭領都笑那里勸的
住當日忠義堂上做筵席送路至晚各自去歇息次日清
早吳用收拾了一包行李及李逵打扮做道童挑擔下山

宋江與衆頭領都在金沙灘送行再三分付吳用小心在意休教李逵有失吳用李逵別了衆人下山宋江等回寨且說吳用李逵二人往北京去行了四五日路程却遇天色晚來投店安歇平明打火上路於路上吳用被李逵毆的苦行了幾日趕到北京城外店肆裏歇下當晚李逵去廚下做飯一拳打的店小二吐血小二哥來房裏告訴吳用道你的啞道童我小人不與他燒火打的小人吐血吳用慌忙與他陪話把十數貫錢與他將息自理怨李逵不在話下過了一夜次日天明起來安排些飯食吃了吳用喚李逵入房中分付道你這廝苦死要來一路上毆死我也今日入城不是耍處你休送了我的性命李逵道不敢

不敢吳用道我再和你打箇暗號若是我把頭來搖時你
便不可動且李逵應承了兩箇就店裏打扮入城怎見的
吳用戴一頂烏縐紗抹眉頭巾穿一領皂沿邊白絹道
服繫一條雜綵呂公絛着一雙方頭青布履手裏拿一
付賽黃金熟銅鈴鉞李逵戲幾根鬚鬆黃髮縮兩枚渾
骨丫髻黑虎軀穿一領麕布短褐袍飛熊腰勒一條雜
色短鬚絛穿一雙蹬山透土靴擔一條過頭木拐捧挑
着箇紙招兒上寫着講命談天卦金一兩

吳用李逵兩箇打扮了鎖上房門離了店肆望北京城南
門來行無一里却早望見城門端的好箇北京但見

城高地險塹闊濠深週迴鹿角交加四下里排又客布

敵樓雄壯續紛雜綵旗旛堞道坦平簇擺刀鎗劍戟錢糧浩大人物繁華千百處舞榭歌臺數萬座琳宮梵宇東西院內笙簫鼓樂喧天南北店中行貨錢財滿地公子跨金鞍駿馬佳人乘翠蓋珠輦千員猛將統層城百萬黎民居上國

此時天下各處盜賊生發各州府縣俱有軍馬守把惟此北京是河北第一箇去處更兼又是梁中書統領大軍鎮守如何不擺得整齊且說吳用李逵兩箇搖搖擺擺却好來到城門下守門的左右約有四五十軍士簇捧着一箇把門的官人在那里坐定吳用向前施禮軍士問道秀才那里來吳用答道小生姓張名用這箇道童姓李江湖上

賣卦營生今來大郡與人講命身邊取出假文引交軍士
看了衆人道這箇道童的鳥眼恰像賊一般看人李逵聽
道正待要發作吳用慌忙把頭來搖李逵便低了頭吳用
向前與把門軍士陪話道小生一言難盡這箇道童又聾
又啞只有一分蠻氣力却是家生的孩兒沒奈何帶他出
來這廝不省人事望乞恕罪辭了便行李逵跟在背後脚
高步低望市心里來吳用手搖着鈴銚口裏念四句口
號道

甘羅發早子牙遲

彭祖顏回壽不齊

范丹貧窮石

崇富

八字生來各有時

吳用又道乃時也運也命也知生知死知因知道若要問

前程先請銀一兩說罷又搖鈴鉞北京城內小兒約有五六十箇跟着看了笑却好轉到盧員外解庫門首自歌自笑去了復又回來小兒們鬧動盧員外正在解庫廳前坐地看着那一班主管收解只聽得街上喧鬧喚當直的問題如何街上熱鬧當直的報覆員外端的好笑街上一箇別處來的笑命先生在街上賣卦要銀一兩笑一命誰人捨的後頭一箇跟的道童且是生的滲瀨走又走的沒樣範小的們跟定了笑盧俊義道既出大言必有廣學當直的與我請他來也是天罡星合當聚會自然生出機會來當直的慌忙去叫道先生員外有請吳用道是何人請我當直的道盧員外相請吳用便喚道童跟着轉來揭起簾

子入到廳前教李逵只在鶯項橋上坐定等候吳用轉過
前來見盧員外時那人生的如何有滿庭芳詞爲證

目炯雙瞳眉分八字身軀九尺如銀威風凜凜儀表似笑
神義膽忠肝貫日吐虹蜺志氣凌雲馳聲譽北京城內
元是富豪門殺場臨敵處衝開萬馬掃退千軍殫赤心
報國建立功勳慷慨名揚宇宙論英雄播滿乾坤盧員
外雙名俊義河北玉麒麟

這篇詞單道盧俊義豪傑處吳用向前施禮盧俊義欠身
答禮問道先生貴鄉何處尊姓高名吳用答道小生姓張
名用自號談天口祖貫山東人氏能笑皇極先天數知人
生死貴賤卦金白銀一兩方總筭命盧俊義請入後堂小

閣兒裏分賓坐定茶湯已罷叫當直的取過白銀一兩放於卓上權爲壓命之資煩先生看賤造則箇吳用道請貴庚月日下笑盧俊義道先生君子問灾不問福不必道在下豪富只求推笑目下行藏則箇在下今年三十二歲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時吳用取出一把鐵筊子來排在卓上筊了一回拿起筊子卓上一拍大叫一聲怪哉盧俊義失驚問道賤造主何凶吉吳用道員外若不見恠當以直言盧俊義道正大要先生與人迷人指路但說不妨吳用道員外這命目下不出百日之內必有血光之灾家私不能保守死於刀劍之下盧俊義笑道先生差矣盧某生於北京長在豪富之家祖宗無犯法之男親族無再婚之女

此等因
極陋三
尺童子

更兼俊義作事謹慎非理不爲非財不取又無寸男爲盜
亦無隻女爲非如何能有血光之災吳用改容變色急取
原銀付還起身便走嗟嘆而言天下原來都要人阿諛諂
佞罷罷分明指與平川路却把忠言當惡言小生告退盧
俊義道先生息怒前言特地戲耳願聽指教吳用道小生
直言切勿見怪盧俊義道在下專聽願勿隱匿吳用道員
外貴造一向都行好運但今年時犯歲君正交惡限目今
百日之內屍首異處此乃生來分定不可逃也盧俊義道
可以迴避否吳用再把鐵篋子搭了一回便回員外道則
除非去東南方巽地上一千里之外方可免此大難雖有
些驚恐却不傷大體盧俊義道若是免的此難當以厚報

亦宜知
之雄然
豈特俊
兼一人
已哉

吳用道命中有四句卦歌小生說與員外寫於壁上後日
應驗方知小生靈處盧俊義道叫取筆硯來便去白粉壁
上寫吳用口歌四句

蘆花叢裏一扁舟 俊傑俄從此地遊 義士若能知

此理 反躬迓難可無憂

痴人全不知

當時盧俊義寫罷吳用收拾起筭子作揖便行盧俊義留
道先生少坐過午了去吳用答道多蒙員外厚意悞了小
生賣卦改日再來拜會抽身便起盧俊義送到門首李逵
拿了拐棒兒走出外吳學究別了盧俊義引了李逵逕出
城來回到店中笑還房宿飯錢收拾行李包裹李逵挑出
卦牌出離店肆對李逵說道大事了也我們星夜趕回山

寨安排圈套準備機關迎接盧俊義他早晚便來也且不說吳用李逵還寨却說盧俊義自從美卦之後寸心如割坐立不安當夜無話捱到次日天曉洗漱罷早飯已了出到堂前便叫當直的去喚衆多主管商議事務少刻都到那一箇爲頭管家私的主管姓李名固這李固原是東京人因來北京投遶相識不着凍倒在盧員外門前盧俊義救了他性命養他家中因見他勤謹寫的美的教他管顧家間事務五年之內直擡舉他做了都管一應裏外家私都在他身上手下管着四五十箇行財管幹一家內都稱他做李都管當日大小管事之人都隨李固來堂前聲喏盧員外看了一遭便道怎生不見我那一箇人說猶未了

增前走過一人來看那來人怎生模樣但見

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三牙掩口細髯十分腰
細膀濶帶一頂木瓜心攢頂頭巾穿一襖銀絲紗團襖
白衫繫一條蜘蛛斑紅線壓腰着一雙土黃皮油膀胛
靴腦後一對挨獸金環護項一枚香羅手帕腰間斜插
名人扇鬚畔常簪四季花

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自小父母雙亡盧員外家中養的
他大爲見他一身雪練也似白肉盧俊義叫一箇高平匠
人與他刺了這一身遍體花綉却似玉亭柱上鋪着軟翠
若賽錦體由你是誰都輸與他不則一身好花綉那人更
兼吹的彈的唱的舞的折白道字頂真續麻無有不能無

有不曾亦是說的諸路鄉談省的諸行百藝的市語更且
一身本事無人比的拿着一張川弩只用三枝短箭郊外
落生並不放空箭到物落晚間入城少殺也有百十箇虫
蟻若賽錦標社那里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
百俐道頭知尾本身姓燕排行第一官名諱箇青字北
京城裏人口順都叫他做浪子燕青曾有一篇沁園春詞
單道着燕青的好處但見

脣若塗朱睛如點漆面似堆瓊有出人英武凌雲志氣
資稟聰明儀表天然磊落梁山上端的馳名伊州古調
唱出遶梁聲果然是藝苑專精風月叢中第一名聽鼓
板喧雲笙聲嘹唳暢叙幽情棍棒參差揎拳飛脚四百

軍州到處驚人都羨英雄領袖浪子燕青

原來這燕青是盧俊義家心腹人都上廳聲喏了做兩行立住李固立在左邊燕青立在右邊盧俊義開言道我夜來笑了一命道我有百日血光之災只除非出去東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我想東南方有箇去處是泰安州那里有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帝金殿管天下人民生死災厄我一者去那裏燒炷香消災滅罪二者躲過這場災悔三者做些買賣觀看外方景致李固你與我覓十輛太平車子裝十輛山東貨物你就收拾行李跟我去走一遭燕青小乙看管家裏庫房鑰匙只今日便與李固交割我三日之內便要起身李固道主人悞矣常言道賈上賣卦轉回說

說便
沒開目

話休聽那美命的胡言亂語。只在家中怕做甚麼。盧俊義道我命中註定了你休逆我。若有災來悔却晚矣。燕青道主人在上須聽小乙愚見。這一條路去山東泰安州王打從梁山泊邊過。近年泊內是宋江一夥強人在那里打家劫舍。官兵捕盜近他不得。主人要去燒香等太平了去休。信夜來那箇美命的胡講到。敢是梁山泊歹人假裝做陰陽人來扇惑要賺主人。那里落草小乙可惜夜來不在家裏。若在家時三言兩句盤倒那先生到。敢有場好笑。盧俊義道你們不要胡說。誰人敢來賺我梁山泊那夥賊男女。打甚麼緊。我觀他如同草芥。兀自要去特地捉他。把目前學成武藝顯揚於天下也。美箇男子大丈夫說猶未了屏

此婦便
是賢德
的多把
律法何
也

風背後走出娘子來乃是盧員外渾家年方二十五歲姓

賈嫁與盧俊義纔方五載琴瑟諧和娘子賈氏便道丈夫

我聽你說多時了自古道出外一里不如屋裏休聽那笑

命的胡說撇了海闊一箇家業就驚受怕去虎穴龍潭裏

做買賣你且只在家內清心寡慾高居靜坐自然無事盧

俊義道你婦人家省得甚麼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自

古禍出師人口必主吉凶我既主定了你都不得多言多

語燕青又道小人托王人福廕學的些箇棒法在身不是

小乙說嘴幫着主人去走一遭路上便有些箇草寇出來

小人也敢發落的三五十箇開去留下李都管看家小人

伏侍主人走一遭盧俊義道便是我買賣上不省的要帶

李固去他須省的又替我大半氣力因此留你在家看守
自有別人管帳只教你做箇樁主李固又道小人近日有
些脚氣的症候十分走不的多路盧俊義敢了大怒道養
兵千日用在一朝我要你跟我去走一遭你便有許多推
故若是那一箇再阻我的教他知我拳頭的滋味李固嚇
的面如土色衆人誰敢再說各自散了李固只的忍氣吞
聲自去安排行李討了十輛太平車子喚了十箇脚夫四
五十拽車頭口把行李裝上車子行貨拴縛完備盧俊義
自去結束第三日燒了神福給散了家中大男小女一箇
箇都分付了當晚先叫李固引兩箇當直的盡收拾了出
城李固去了娘子看了車仗流淚而去次日五更盧俊義

起來沐浴罷更換一身新衣服取出器械到後堂裏辭別了祖先香火出門上路看盧俊義時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范陽遮塵氈笠傘來大小撒髮紅纓斜紋緞子布衫查開五指梅紅線縑青白行纏抓住鞮口軟絹鞮襯多耳麻鞋腰懸一把鴈翎嚮銅鋼刀海驢皮鞘子手拿一條搜山攪海棍棒端的是山東馳譽河北揚名

當下盧俊義拜辭家堂已了分付娘子好生看家多便三箇月少只四五十日便回賈氏道丈夫路上小心頻寄書信回來家中知道說罷燕青在面前拜了盧俊義分付道小乙在家凡事向前不可出去三瓦兩舍打開燕青道主人在上小乙不敢偷工夫閑耍主人如此出行怎敢怠慢

盧俊義提了棍棒出到城外有詩一首單道盧俊義這條好棒有詩爲證

掛壁懸崖欺瑞雪 撐天拄地撼狂風 雖然身上無牙爪 出水巴山秃尾龍

李固接着盧俊義道你可引兩箇伴當先去但有乾淨客店先做下飯等候車仗脚夫到來便吃省的擔閣了路程李固也提條捍棒先和兩箇伴當去了盧俊義和數箇當直的隨後押着車仗行但見途中山明水秀路闊坡平心中歡喜道我若是在家那里見這般景致行了四十餘里李固接着主人吃點心中飯罷李固又先去了再行四五十里到客店裏李固接着車仗人馬宿食盧俊義來到店

房內倚了棍棒掛了瓊笠兒解下腰刀換了鞋襪宿食皆不必說次日清早起來打火做飯衆人吃了收拾車輛頭口上路又行自此在路夜宿曉行已經數日來到一箇客店裏宿食天明要行只見店小二哥對盧俊義說道好教官人得知離小人店不得二十里路正打梁山泊邊口子前過去山上宋公明大王雖然不害來往客人官人須是悄悄過去休的大驚小怪盧俊義聽了道原來如此便叫當直的取下衣箱打開鎖去裏面提出一箇包袱內取出四面白絹旗問小二哥討了四根竹竿每一根縛起一面旗來每面拷棹大小幾箇字寫道有詩爲證

慷慨北京盧俊義 遠馱貨物離鄉地 一心只要捉

強人 那時方表男兒志

李固等衆人看了一齊叫起苦來店小二問道官人莫不和山上宋大王是親麼盧俊義道我目是北京財主却和這賊們有甚麼親我特地要來捉宋江這廝小二哥道官人低聲些不要連累小人不是要處你便有一萬人馬也近他不的盧俊義道放屁你這廝們都和那賊人做一路店小二叫苦不迭衆車脚夫都痴呆了李固跪在地下告道主人可憐見衆人留了這條性命回鄉去強似做羅天大醮盧俊義喝道你省的甚麼這等燕雀安敢和鴻鵠廝併我思量平生學的一身本事不曾逢着買主今日幸然逢此機會不就這里發賣更待何時我那車子上又袋裏

已準備下一袋熟麻索備或這賊們當死合亡撞在我手裏一朴刀一箇砍翻你們衆人與我便縛在車子上撇了貨物不打緊且收拾車子捉人把這賊首解上京師請功受賞方表我平生之願若你們一箇不肯去的只就這里把你們先殺了前面擺四輛車子上插了四把絹旗後面六輛車子隨從了行那李固和衆人哭哭啼啼只得依他盧俊義取出朴刀裝在桿棒上三箇丫兒扣牢了趕着車子過梁山泊路上來李固等見了崎嶇山路行一步怕一步盧俊義只顧趕着要行從清早起來行到巳牌時分遠遠地望見一座大林有千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樹却好行到林子邊只聽的一聲胡哨響嚇的李固和兩箇當直的

沒縣處盧俊義教把車仗押在一邊車夫衆人都躲的車
子底下叫苦盧俊義喝道我若糊糊你們與我便縛說猶
未了只見林子邊走出四五百小嘍囉來聽得後面鑼聲
嚮處又有四五百小嘍囉截住後路林子裡一聲咆哮托
地跳出一籌好漢怎地模樣但見

茜紅頭巾金花斜裊鐵甲鳳盔錦衣綉襖血染髭鬚虎
威雄暴大斧一雙人皆嚇倒又詩曰

鐵額金睛老大虫 翻身跳出樹林中 一聲咆哮如

雷震 萬里傳名黑旋風

當下李逵手搦雙斧厲聲高叫盧員外認得啞道童麼盧
俊義猛省喝道我如常有心要來拿你這夥強盜今日特

地到此快教宋江那厮下山投拜倘或執迷我片時間教
你人人皆死個個不留李逵呵呵大笑道員外你今日中
了俺的軍師妙計快來坐把交椅盧俊義大怒拈着手中
朴刀來鬪李逵李逵輪起雙斧來迎兩個鬪不到三合李
逵托地跳出圈子外來轉過身望林子裡便走盧俊義挺
着朴刀隨後趕將人來李逵在林木叢中東閃西躲引得盧
俊義性發破一步搶入林來李逵飛遶亂松叢裡去了盧
俊義趕過林子這邊一箇人也不見了却待回身只聽得
松林傍邊轉出一夥人來一個人高聲大叫員外不要走
認得俺麼盧俊義看時却是一個胖大和尚身穿皂直裰
倒提鐵禪杖盧俊義喝道你是那里來的和尚魯智深大

笑道酒家是花和尚魯智深今奉哥哥將令着俺來迎接
員外上山盧俊義瞧諛大罵禿驢敢如此無禮撚手中朴
刀直取那和尚魯智深輪起鐵禪杖來迎兩箇闖不到三
合魯智深撥開朴刀回身便走盧俊義趕將去正趕之間
嘍囉裡走出行者武松輪兩口戒刀直遶將來盧俊義不
趕和尚來聞武松又不到三合武松拔步便走盧俊義哈
哈大笑我不趕你你這廝們何足道哉說猶未了只見山
坡下一個人在那里叫道盧員外你如何省得豈不聞人
怕落蕩鐵怕落爐哥哥定下的計策你待走那里去盧俊
義喝道你這廝是誰那人笑道小可便是赤髮鬼劉唐盧
俊義罵道草賊休走挺手中朴刀直取劉唐方纔聞得三

合刺斜裏一箇人大叫道好漢沒遮攔穆弘在此當時劉
唐穆弘兩箇兩條朴刀雙開盧俊義正開之間不到三合
只聽的背後脚步嚮盧俊義喝聲着劉唐穆弘跳退數步
盧俊義便轉身開背後的好漢却是撲天鵬李應三箇頭
領丁字脚圍定盧俊義全然不慌越開越徒正好步開只
聽得山頂上一聲鑼嚮三箇頭領各自賣箇破綻一齊拔
步去了盧俊義又聞得一身臭汗不去趕他再回林子邊
來尋車仗人伴時十輛車子人伴頭口都不見了口裡只
管叫苦有詩爲證

避灾因作泰山遊 暗裏機謀不自由 家產妻孥俱

撇下 來吞水滸釣魚鉤

盧俊義便向高阜處四下里打一望只見遠遠地山坡下
一夥小嘍囉把車仗頭口趕在前面將李固一千人連連
串串縛在後面鳴鑼擂鼓解投松樹那邊去盧俊義望見
心如火熾氣似烟生提着朴刀直趕將去約莫離山坡不
遠只見兩籌好漢喝一聲道那里去一箇是美髯公朱仝
一箇是插翅虎雷橫盧俊義見了高聲罵道你這夥草賊
好好把車仗人馬還我朱仝手撚長髯大笑說道盧員外
你還恁地不曉得中了俺軍師妙計便肋生兩翅也飛不
出去快來大寨坐把交椅盧俊義聽了大怒挺起朴刀直
透二人朱仝雷橫各將兵器相迎三箇聞不到三合兩箇
回身便走盧俊義尋思道須是趕翻一箇却總討得車仗

捨着性命趕轉山坡兩箇好漢都不見了只聽得山頂上
鼓板吹簫仰面看時風刮起那面杏黃旗來上面綉着替
天行道四字轉過來打一望望見紅羅銷金傘下盖着宋
江左有吳用右有公孫勝一行部從二百餘人一齊聲喏
道員外別來無恙盧俊義見了越怒指名罵山上吳用
勸道兄長且須息怒宋公明久聞員外清德實慕威名特
令吳某親詣門牆賺員外上山一同替天行道請休見責
盧俊義大罵無端草賊方知怎敢賺我宋江背後轉過小李廣
花榮拈弓取箭看着盧俊義喝道盧員外休要逞能先教
你看花榮神箭說猶未了颼地一箭正中盧俊義頭上毡
笠見的紅纓吃了一驚回身便走山上鼓聲震地只見霹

鏖火秦明豹子頭林冲引一彪軍馬搖旗納喊從東山邊
殺出來又見雙鞭將呼延灼金鎗手徐寧也領一彪軍馬
搖旗納喊從山西邊殺出來嚇得盧俊義走投沒路看看
天色將晚脚又疼肚又饑正是慌不擇路望山僻小逕只
顧走約莫黃昏時分烟迷遠水霧鎖深山星月微明不分
藜莠正走之間不到天盡頭須到地盡處看看走到鴨嘴
灘頭只一望時都是滿目蘆花茫茫烟水盧俊義看見仰
天長歎道是我不聽好人言今日果有恓惶事正煩惱間
只見蘆葦裏面一箇漁人搖着一隻小船出來正是

生涯臨野渡 茅屋隱晴川 沽酒渾家樂 看山滿
意眠 棹穿波底月 船壓水中天 驚起閑鷗鷺

衝開柳岸烟

那漁人倚定小船叫道客官好大膽這是梁山

去處半夜三更怎地來到這里盧俊義道便是我迷

路尋不着宿頭你救我則箇漁人道此間大寬轉有一

市井却用走三十餘里向開路程更兼路雜最是難認若

是水路去時只有三五里遠近你捨得十貫錢與我我便

把船載你過去盧俊義道你若渡得我過去尋得市井客

店我多與你些銀兩那漁人搖船傍岸扶盧俊義下船把

鐵篙撐開約行三五里水面只聽得前面蘆葦葉中櫓聲

響一隻小船飛也似來船上有兩箇人前面一箇赤條條

地拿着一條水篙後面那箇搖着櫓前面的人橫定篙口

裏唱着山歌道

生來不會讀詩書 且就梁山泊內居 准備窩弓射

猛虎 安排香餌釣鰲魚

通也

盧俊義聽得吃了一驚不敢做聲又聽得右邊蘆葦蓼中
也是兩箇人搖一隻小船出來後面的搖着櫓有啞啞之
聲前面橫定篙口裏也唱山歌道

乾坤生我潑皮身 賦性從來要殺人 萬兩黃金渾
不愛 一心要捉玉麒麟

盧俊義聽了只叫得苦只見當中一隻小船飛也似搖將
來船頭上立着一箇人倒提鐵鎖木篙口裏亦唱着山歌
道

蘆花叢裏一扁舟 俊傑俄從此地遊 義士若能知

此理 反躬逃難可無憂

歌罷三隻船一齊唱喏中間是阮小二左邊是阮小五右邊的是阮小七那三隻小船一齊撞將來盧俊義聽了心內轉驚自想又不識水性連聲便叫漁人快與我擺船近岸那漁人呵呵大笑對盧俊義說道上是青天下是綠水小生在潯陽江上來梁山泊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改姓綽號混江龍李俊的便是員外若還不肯降時送了你性命盧俊義大驚喝一聲說道不是你便是我拿着朴刀望李俊心窩裏搠將來李俊見朴刀搠將來拿定掉牌一箇背拋筋斗撲頭的翻下水去了那隻船滴溜溜在水面上轉

朴刀又擱將下水去了只見船尾一箇人從水底下鑽出
來叫一聲乃是浪裏白跳張順把手挾住船稍脚踏水浪
把船只一側船底朝天英雄落水未知盧俊義性命如何
正是鋪排打鳳牢籠計坑陷驚天動地人畢竟盧俊義落
水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吾曰今之筭命賣卦的雖不如梁山泊那班人却
也是個小賊言禍言福胡說亂道不知誤陷了多少人
不道得單是一箇盧員外也要知得要知得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一終

放冷箭燕青
救主





劫法者石秀跳樓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二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場石秀跳樓

詩曰

烟水茫茫雲數重 罡星應合聚山東 岸邊埋伏金

睛獸 船底深藏玉爪龍 風浩蕩 月朦朧 法華

開處顯英雄 麒麟慢有擎天力 怎出軍師妙計中

話說這盧俊義雖是了得，却不曾水被浪裏白跳。張順排翻小船，倒撞下水去。張順却在水底下攔腰抱住，又鑽過對岸來，搶了朴刀。張順把盧俊義直遶岸邊來，早點起火把，有五六十人在那里等接上岸來，團團圍住，解了腰刀。

書換下濕衣服便要將索綁縛只見神行太保戴守傳令
高叫將來不得傷犯了盧員外貴體隨即差人將一包袱
錦衣綉襖與盧俊義穿着八箇小喽囉擡過一乘轎來扶
盧員外上轎便行只見遠遠地早有二三十對紅紗燈籠
照着一簇人馬動着鼓樂前來迎接爲頭宋江吳用公孫
勝後面都是衆頭領一齊下馬盧俊義慌忙下轎宋江先
跪後面衆頭領排排地都跪下盧俊義亦跪下還禮道既
被擒捉願求早死宋江大笑說道且請員外上轎衆人一
齊上馬動着鼓樂迎上三關直到忠義堂前下馬請盧俊
義到廳上明晃晃地點着燈燭宋江向前陪話道小可久
聞員外大名如雷灌耳今日幸得拜識大慰平生却總衆

兄弟甚是冒瀆萬乞恕罪吳用上前說道昨奉兄長之命特令吳某親詣門牆以賣卦爲由賺員外上山共聚大義一同替天行道宋江便請盧員外坐第一把交椅盧俊義答禮道不才無識無能悞犯虎威萬死尚輕何故相戲宋江陪笑道怎敢相戲實慕員外威德如饑如渴萬望不棄鄙處爲山寨之主早晚共聽嚴命盧俊義回說寧就死亡實難從命吳用道來日却又商議當時到備酒食管待盧俊義無計奈何只得飲了幾盃小嘍囉請去後堂歇了次日宋江殺羊宰馬大排筵宴請出盧員外來赴席再三再四謙讓在中間裏坐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把盞陪話道友來甚是冲撞幸望寬恕雖然山寨窄小不堪歇馬員外

是大大是

可看忠義二字之面宋江情願讓位休得推却盧俊義答道頭領差矣小可身無罪累頗有些少家私生爲大宋人死爲大宋鬼寧死實難聽從吳用并衆頭領一箇箇說盧俊義越不肯落草吳用道員外既然不肯難道逼勒只得得員外身留不得員外心只是衆弟兄難得員外到此既然不肯入夥且請小寨畧住數日却送還宅盧俊義道小可在此不妨只恐家中知道這般的信息憂損了老小吳用道這事容易先教李固送了車仗回去員外遲去幾日却何妨正面上交椅坐定都放了心吳用道李都管你的車仗貨物都有麼李固應道一些兒不少宋江叫取兩箇大銀把與李固兩箇小銀賞發當直的那十箇車脚共與

那得
長心

吳用
人當
生馬
作

他白銀十兩衆人拜謝盧俊義分付李固道我的苦你都
知了你回家中分付娘子不要憂心我過三五日便回也
李固只要脫身滿口應說但不妨事辭了便下忠義堂去
吳用隨即便起身說道員外寬心少坐小生發送李固下
山便來也有詩爲證

梁山人馬太嘍囉 生賺盧公入網羅 抵死不爲非

理事 未知終始果如何

吳用這次起身已有計了只推發送李固先到金沙灘等
候少刻李固和兩箇當直的并車仗頭口人伴都下山來
吳用將引五百小嘍囉圍在兩邊坐在柳陰樹下便喚李
固近前說道你的主人已和我們商議定了今坐第二把

交椅此乃未曾上山時預先寫下四句反詩在家裏壁上
我教你們知道壁上二十八箇字每一句包着一箇字蘆
花蕩裏一扁舟包箇盧字俊傑那能此地遊包箇俊字義
士手提三尺劍包箇義字及時須斬逆臣頭包箇反字這
四句詩包藏盧俊義反四字今日上山你們怎知本待把
你衆人殺了顯得我梁山泊幸短今日放你們星夜自回
去休想望你主人回來李固等只顧下拜吳用教把船送
過渡口一行人上路遶回北京正是鰲魚脫却金鈎去擺
尾搖頭更不回詔分兩處不說李固等歸家且說吳用回
到忠義堂上再入酒席用巧言令色說誘盧俊義筵會且
到二更方散次日山寨裏再排筵會慶賀盧俊義說道感

承衆頭領好意相留在下只是小可度日如年今日告辭
宋江道小可不才幸識員外來日宋江梯已聊備小酌對
面論心一會勿請推却又過了一日明日宋江請後日吳
用請大後日公孫勝請話休絮繁三十餘箇上廳頭領每
日輪一箇做筵席光陰荏苒日月如梭早過一月有餘盧
俊義尋思又要告別宋江道非是不留員外爭奈急急要
回來日忠義堂上安排薄酒送行次日宋江又梯已送路
只見衆頭領都道俺哥哥敬員外十分俺等衆人當敬員
外十二分偏我哥哥筵席便吃磚兒何厚瓦兒何薄李逵
在內大叫道我捨着一條性命直往北京請得你來却不
吃我弟兄每筵席我和你眉尾相結性命相撲吳學究大

一。止。不。却。內。四。
通。治。任。綠。燕。個。
走。梁。何。青。月。

笑道不曾見這般請客的甚是麓鹵員外休怪見他衆人薄意再住幾時不覺又過了四五日盧俊義堅意要行只見神機軍師朱武將引一般頭領直到忠義堂上開話道我等雖是以次弟兄也曾與哥哥出氣力偏我們酒中藏着毒藥盧員外若是見怪不肯吃我們的我自不妨只怕小兄弟們做出事來悔之晚矣吳用起身便道你們都不要煩惱我與你及員外再住幾時有何不可常言道將酒勸人終無惡意盧俊義抑衆人不過只得又住了幾日前後却好三四十日自離北京是四月的話不覺在梁山泊早過了四箇月有餘但見金風淅淅玉露泠泠又早是中秋節近盧俊義思量歸期對宋江訴說宋江見盧俊義

思歸苦切便道這箇容易來日金沙灘送別盧俊義大喜
有詩爲證

一別家山歲月賒 寸心無日不思家 此身恨不生

雙翼 欲借天風過水涯

次日還把舊時衣裳刀棒送還員外一行衆頭領都送下
山宋江托一盤金銀相送盧俊義推道非是盧某說口金
帛錢財家中頗有但得到北京盤纏足矣賜與之物決不
敢受宋江等衆頭領直送過金沙灘作別自回不在話下
不說宋江回寨只說盧俊義拽開脚步星夜奔波行了旬
日到得北京日已薄暮趕不入城就在店中歇了一夜次
日早晨盧俊義離了村店飛遶入城尚有一里多路只見

一人頭巾破碎衣裳藍縷看着盧俊義納頭便拜盧俊義攆眼看時却是浪子燕青便問燕青你怎地這般模樣燕青道這里不是說話處盧俊義轉過土牆側首細問緣故燕青說道自從主人去後不過數日李固回來對娘子說道主人歸順了梁山泊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如今去官司首告了他已和娘子做了一路嗔怪燕青違拗將我趕逐出門將一應衣服盡行奪了趕出城外更兼分付一應親戚相識但有人安着燕青在家歇的他便捨半箇家私和他打官司因此無人敢着小乙在城中安不得身只得來城外求吃度日權在菴內安身主人可聽小乙言語再回梁山泊去別做箇商議若入城中必中圈套盧俊義喝

道我的娘子不是這般人你這廝休來放屁燕青又道主人腦後無眼怎知就裏主人平昔只顧打熬氣力不親女色娘子舊日和李固原有私情今日推門相就做了夫妻主人若去必遭毒手盧俊義大怒喝罵燕青道我家五代在北京住誰不識得量李固有幾顆頭敢做恁般勾當莫不是你做出歹事來今日到來反說我到家中問出虛實必不和你干休燕青痛哭拜倒地下拖住主人衣服盧俊義一脚踢倒燕青大踏步便入城來迤到城內逕入家中只見大小主管都吃一驚李固慌忙前來迎接請到堂上納頭便拜盧俊義便問燕青安在李固答道主人且休問端的一言難盡只怕發怒待歇息定了却說賈氏從屏風

如一日才言ノ清ノ三ノ名ニス

ナ

五百十五

後哭將出來盧俊義說道娘子休哭且說燕小乙怎地來
賈氏道丈夫且休問慢慢地却說盧俊義心中疑慮定死
要問燕青來歷李固便道主人且請換了衣服吃了早膳
那時訴說不遲一邊安排飯食與盧員外吃方纔舉筋只
聽得前門後門喊聲齊起二三百箇做公的搶將入來盧
俊義驚得呆了就被做公的綁了一步一棍直打到留守
司來其時梁中書正坐公廳左右兩行排列狼虎一般公
人七八十箇把盧俊義拿到當面賈氏和李固也跪在側
邊廳上梁中書大喝道你這厮是北京本處百姓良民如
何却去投降梁山泊落草坐了第二把交椅如今到來裏
勾外連要打北京今被擒來有何理說盧俊義道小人一

時愚蠢被梁山泊吳用假做賣卦先生來家口出訛言扇惑良心。吸賺到梁山泊軟監過了四箇月。今日幸得脫身歸來。並無歹意。望恩相明鏡。梁中書喝道。如何說得過你。在梁山泊中若不通情。如何住了許多時。見放着你的妻子。并李固出首。怎地是虛李固。道主人既到這里。招伏了。罷家中壁上見寫下藏頭反詩。便是老大的證見。不必多說。賈氏道。不是我們要害你。只怕你連累我。常言道。一人造反。九族全誅。盧俊義跪在廳下。叫起屈來。李固道。主人不必叫屈。是真難滅。是假易除。早早招了。免致吃苦。賈氏道。丈夫虛事難入公門。實事難以抵對。你若做出事來。送了我的性命。自古丈夫造反。妻子不首。不奈有情皮肉無。

情杖子你便招了也。只吃得有數的官司。李固上下都使
了錢。張孔目廳上稟說道：這箇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
梁中書道說的是。喝叫一聲打。左右公人把盧俊義細翻
在地，不由分說，打的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昏暈去了三四
次。盧俊義打熬不過，仰天歎曰：是我命中合當橫死。我今
屈招了罷。張孔目當下取了招狀，討一面一百斤死囚枷，
釘了押去大牢裏監禁。府前府後看的人，都不忍見。當日
推入牢門，乞了三十殺威棒，押到亭心內，跪在面前。獄子
坑上坐着那箇兩院押牢節級帶管劊子，把手指道：你認
的我麼。盧俊義看了，不敢則聲。那人是誰，有詩爲證。

兩院押牢稱蔡福，堂堂儀表氣凌雲。
腰間繫繫青

樂帶 頭上高懸墊角巾 行刑問事人傾膽 使索
施枷鬼斷冤 滿郡誇稱鉄臂膊 殺人到處顯精神
這兩院押獄兼克行刑劊子姓蔡名福北京土居人氏因
爲他手段高強人呼他爲鉄臂膊傍邊立着一箇嫡親兄
弟姓蔡名慶亦有詩爲證

押獄藁中稱蔡慶 眉濃眼大性剛強 茜紅衫上描
鴻鵠 茶褐衣中綉木香 曲曲領沿深染皂 飄飄
博帶淺塗黃 金環燦爛頭巾小 一朵花枝插髮傍
這箇小押獄蔡慶生來愛帶一枝花河北人氏順口都叫
他做一枝花蔡慶那人柱着一條水火棍立在哥哥側邊
蔡福道你且把這箇死囚帶在那一間牢裏我家去走一

遭便來祭慶把盧俊義自帶去了蔡福起身出離牢門來
只見司前墻下轉過一箇人來手裏提着飯罐面帶憂容
蔡福認的是浪子燕青蔡福問道燕小乙哥你做甚麼燕
青跪在地下擎着兩行珠淚告道級節哥哥可憐見小人
的主人盧員外吃屈官司又無送飯的錢財小人城外叫
化得這半罐子飯權與主人充饑節哥哥怎地做箇方
便便是重生父母再長爺娘說罷淚如雨下拜倒在地蔡
福道我知此事你自去送飯把與他吃燕青拜謝了自進
牢裏去送飯蔡福轉過州橋來只見一箇茶博士叫住唱
喏道節級有箇客人在小人茶房內樓上專等節級說話
蔡福來到樓上看時却是主管李固各施禮罷蔡福道主

管有何見教李固道好。不厮瞞。俏不厮欺。小人的事都在節級肚裏。今夜晚間。只要光前絕後。無甚孝順。五十兩筭條金在此。送與節級廳上。官吏小人。自去打點。蔡福笑道。你不見正廳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蒼難欺。你的那瞞心昧已。勾當怕我不知。你又占了他家私謀了他老婆。如今把五十兩金子與我。結果了他性命。日後提刑官下馬。我吃不的。這等官司。李固道。只是節級嫌少。小人再添五十兩。蔡福道。李固。你割貓兒尾。伴貓兒飯。北京有名。恁地一箇盧員外。只直得這一兩金子。你若要我倒地。他不是我。許你只把五百兩金子與我。李固便道。金子有在這里。便都送與節級。只要今夜晚些成事。蔡福收了金子。藏

在身邊起身道明日早來扛屍李固拜謝歡喜去了蔡福
回到家裏却纔進門只見一人揭起蘆簾隨即入來那人
叫聲蔡節級相見蔡福看時但見那一箇人生得十分標
致有詩爲證

身穿鴉翅青團領

腰繫羊脂玉鬧粧

頭戴鵝鷄冠

一具足躡珍珠履一雙規行矩步端詳士目秀

眉清年少郎

禮賢好客爲柴進

四海馳名小孟嘗

那人進得門看着蔡福便拜蔡福慌忙答禮便問道官人
高姓有何說話那人道可借裏面說話蔡福便請入來一
箇商議閣裏分賓坐下那人開話道節級休要吃驚在下
便是滄州橫海郡人氏姓柴名進大周皇帝嫡派子孫綽

這人
這人
這人

號小旋風的便是只因好義疎財結識天下好漢不幸犯
罪流落梁山泊今奉宋公明哥哥將令差遣前來打聽盧
員外消息誰知被賊官污吏淫婦奸夫通情陷害監在死
囚牢裏一命懸絲盡在足下之手不避生死特來到宅告
知如是留得盧員外性命在世佛眼相看不忘大德但有
半米兒差錯兵臨城下將至濠邊無賢無愚無老無幼打
破城池盡皆斬首久聞足下是箇仗義全忠的好漢無物
相送今將一千兩黃金薄禮在此倘若要捉柴進就此便
請繩索誓不皺眉蔡福聽罷嚇的一身冷汗半晌答應不
的柴進起身道好漢做事休要躊躇便請一決蔡福道且
請壯士回步小人自有措置柴進拜謝道既蒙語諾當報

大恩出門喚過從人取出黃金一包。遮在蔡福手裏。唱箇
喏。便走外面從人。乃是神行太保戴宗。又是一箇不會走
的蔡福。得了這箇消息。擺撥不下思量。半晌回到牢中。把
上項的事。却對兄弟說了一遍。蔡慶道。哥哥平生最會決
斷。量這些小事。有何難哉。常言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
徹。既然有一千兩金子在此。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梁中
書張孔目都是好利之徒。接了賄賂。必然周全盧俊義性
命。葫蘆提配將出去救的救不的。自有他梁山泊好漢俺
們幹的事。便了也。蔡福道。兄弟這一論。正合我意。你且把
盧員外安頓好。處牢中早晚把些好酒食將息他。傳箇消
息與他。蔡福蔡慶兩箇商議定了。暗地裏把金子買上告。

下關節已定。次日李固不見動靜。前來蔡福家催併蔡應。回說我們正要下手。結果他中書相公不肯。已有人分付。要留他性命。你自去上面使用。囑付下來。我這裏何難。李固隨即又央人去上面使用。中間過錢人去。囑托梁中書。道這是押牢節級的勾當。難道教我下手。過一兩日。教他自死。兩下里廝推張孔目已得了金子。只管把文案拖延。了日期。蔡福就裏又打關節。教及早發落。張孔目將了文案來。稟梁中書道。這事如何決斷。張孔目道。小使看來。盧俊義雖有原告。却無實跡。雖是在梁山泊住了許多時。這箇是扶同。註誤難問。真犯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不知相公意下如何。梁中書道。孔目見得極明。正與下官相合。隨

書批訓水滸傳卷之六十二
四七二

喚蔡福牢中取出盧俊義來就當廳除了長枷讀了招狀
文案決了四十脊杖換一具二十斤鉄葉盤頭枷就廳前
釘了便差董超薛霸管押前去直配沙門島原來這董超
薛霸自從開封府做公人押解林冲去滄州路上害不得
林冲回來被高太尉尋事刺配北京梁中書因見他兩箇
能幹就留在留守司勾當今日又差他兩箇監押盧俊義
當下董超薛霸領了公文帶了盧員外離了州衙把盧俊
義監在使臣房裏各自歸家收拾行李包裹即便起程有
詩爲證

賈氏奸淫最不才 恐將夫主構刑灾 若非柴進行
金謀 俊義安能配出來

且說李固得知只叫得苦便叫人來請兩箇防送公人說
話董超薛霸到得那里酒店內李固接着請至閣兒裏坐
下一面鋪排酒食管待三盃酒罷李固開言說道實不相
瞞上下盧員外是我仇家如今配去沙門島路途遙遠他
又沒一文教你兩箇空費了盤纏急待回來也得三四箇
月我沒甚的相送兩錠大銀權爲壓手多只兩程少無數
里就便的去處結果了他性命揭取臉上金印回來表證
教我○知道○每人○再○送○五○十○兩○蒜○條○金○與○你○你○們○只○動○得○一
張○文○書○留○守○司○房○裏○我○自○理○會○董○超○薛○霸○兩○兩○相○覷○沉○吟
了○半○晌○見○了○兩○箇○大○銀○如○何○不○起○貪○心○董○超○道○只○怕○行○不
得○薛○霸○便○道○哥○哥○這○李○官○人○也○是○箇○好○男○子○我○們○也○把○這○

件事結識了他。若有急難之處，要他照管。李固道：「我不是忘恩失意的人，慢慢地報答你。」兩箇董超、薛霸收了銀子，相別歸家。收拾包裹，連夜起身。盧俊義道：「小人今日受刑杖瘡疼痛，容在明日上路。」薛霸罵道：「你便閉了鳥嘴！老爺自悔氣，撞着你這窮神沙門島，往回六千里，有餘費多少？盤纏你又沒一文教我們如何？布擺盧俊義，訴道：念小人負屈含冤，上下看覷，則箇董超罵道：你這財主們，閑常一毛不拔，今日天開眼，報應得快！你不要怨暢，我們相幫你走。盧俊義忍氣吞聲，只得走動，行出東門，董超、薛霸把衣包雨傘都掛在盧員外枷頭上。況是囚人無計，奈何那堪。又值晚秋天氣紛紛，黃葉墜對對，塞鴻飛心懷四海三江。

悶腹隱千辛萬苦愁憂悶之中只聽的橫笛之聲俊義吟

詩一首

好情懷

誰家玉笛弄秋清 撩亂無端惱客情 自是斷腸聽

不得 非干吹出斷腸聲

兩箇公人一路上做好做惡管押了行看看天色傍晚約
行了十四五里前面一箇村鎮尋覓客店安歇舊時客店
但見公人監押囚徒來歇不敢要房錢當時小二哥引到
後阿房裏安放了包裹薛霸說道老爺們若殺是箇公人
那里到來扶侍罪人你若要飯吃快去燒火盧俊義只得
帶着枷來到厨下問小二哥討了箇草柴縛做一塊來竈
前燒火小二哥替他淘米做飯洗刷碗盞盧俊義是財主

出○身○這○般○事○却○不○會○做○草○柴○火○把○又○濕○又○燒○不○着○一○齊○滅○
了○付○能○盡○力○一○吹○被○灰○眯○了○眼○睛○董○超○又○喃喃○訥○訥○地○罵○
做○得○飯○熟○兩○箇○都○盛○去○了○盧○俊○義○並○不○敢○討○吃○兩○箇○自○吃○
了○一○回○剩○下○些○殘○湯○冷○飯○與○盧○俊○義○吃○了○薛○霸○又○不○住○聲○
罵○了○一○回○吃○了○晚○飯○又○叫○盧○俊○義○去○燒○脚○湯○等○得○湯○滾○盧○
俊○義○方○取○房○裏○去○坐○地○兩○箇○自○洗○了○脚○掇○一○盆○百○煎○滾○湯○
賺○盧○俊○義○洗○脚○方○纔○脫○得○草○鞋○被○薛○霸○扯○兩○條○腿○納○在○滾○
湯○裏○大○滑○難○禁○薛○霸○道○老○爺○伏○侍○你○顛○倒○做○嘴○臉○兩○箇○公○
人○自○去○炕○上○睡○了○把○一○條○鉄○索○將○盧○員○外○鎖○在○房○門○背○後○
聲○喚○到○四○更○兩○箇○起○來○叫○小○二○哥○做○飯○自○吃○了○出○門○收○拾○
了○包○裏○要○行○盧○俊○義○看○脚○時○都○是○潦○漿○泡○點○地○不○得○尋○那○

情○狀○人○人
的○是○出○手
青○上○丹

舊草鞋又不見了。董超道：我把一雙新草鞋與你，却是夾麻皮做的，穿上都打破了，脚出不的。門當日秋雨紛紛，路上又滑。盧俊義一步一擷，薛霸拿起水火棍攔腰便打。董超假意去勸，一路上埋冤叫苦，離了村店約行了十餘里，到一座大林。盧俊義道：小人其實推不動了，可憐見權欺一欺兩箇。公人帶入林子來，正是東方漸明，未有人行。薛霸道：我兩箇起得早了，好生困倦，欲要就林子裏睡一睡，只怕你走了。盧俊義道：小人插翅也飛不去。薛霸道：莫要着。你道兒且等老爺縛一縛腰，間解麻索下來，攬住盧俊義肚皮去。那松樹上只一勒，反拽過脚來，綁在樹上。薛霸對董超道：大哥，你去林子外立着，若有人來撞着咳嗽，爲

號董超道兄弟放手快些箇薛霸道你放心去看着外面說罷拿起水火棍看着盧外員道你休怪我兩箇你家主骨李固教我們路上結果你便到沙門島也是死不如及早打發了你陰司地府不要怨我們明年今日是你週年盧俊義聽了淚如雨下低頭受死薛霸兩隻手拿起水火棍望着盧員外腦門上劈將下來董超在外面只聽得一聲撲地嚮慌忙走入林子裏來看時盧員外依舊縛在樹上薛霸倒仰臥倒樹下水火棍撇在一邊董超道却又作怪莫不是他使的力猛倒吃一交仰着臉四下里看時不見動靜薛霸口裏出血心窩裏露出三四寸長一枝小小箭桿却待要叫只見東北角樹上坐着一箇人聽的叫聲

如小
有喜
聚也

着撒手嚮處董超頸項上早中了一箭兩腳踏空撲地也
倒了那人托地從樹上跳將下來拔出解腕尖刀割斷繩
索劈碎盤頭枷就樹邊抱住盧負外放聲大哭盧俊義開
眼看時認得是浪子燕青叫道小乙莫不是魂魄和你相
見麼燕青道小乙直從留守司前跟定這廝兩個見他把
主人監在使臣房裡又見李固請去說話小乙疑猜這廝
們要害主人連夜直跟出城來主人在村店裡被他作賤
小乙伏在外頭壁子縫裡都張得見本要跳過來殺公人
却被店內人多不敢下手比及五更裡起來小乙先在這
里等候想這廝們必來這林子裡下手被我兩弩箭結果
了他兩個主人見麼這浪子燕青那把弩弓三枝快箭端

的是百發百中但見

弩椿勁裁烏木山根對嵌紅牙撥手輕觀水晶弦索半
抽金線背纏錦袋彎彎如秋月未圓穩放鵬翎急急似
流星飛迸綠槐影裡嬌鶯膽戰心驚翠柳陰中野鶻魂
飛魄散好手人中稱好手紅心裡面奪紅心

盧俊義道雖是你強救了我性命却射死這兩個公人這
罪越添得重了待走那里去的是燕青道當初都是宋公
明苦了主人今日不上梁山泊時別無去處盧俊義道只
是我杖脊發作脚皮破損點地不得燕青道事不宜遲我
背着主人去便去公人身邊搜出銀兩帶着弩弓插子腰
刀拿了水火棍背着盧俊義一直望東邊行走不到十數

乃此山也
萬山也

里早歇不動見一個小小村店入到裏面尋房安下買些
酒肉權且充飢兩個暫時安歇這里却說過往人看見林
子裏射死兩個公人在彼近處社長報與里正得知却來
大明府裏首告隨即差官下來檢驗却是留守司公人董
超薛霸回覆梁中書着落大明府緝捕觀察限了日期要
捉兇身做公的人都來看論這弩箭眼見得是浪子燕
青的事不宜遲一二百做公的分頭去一到處帖了告示
說那兩個模樣曉諭遠近村房道店市鎮人家挨捕捉拿
却是盧俊義正在村店房中將息杖瘡又走不動只得在
那里且住店小二聽得有殺人公事村坊里排頭說來兩
兩個模樣小二見了連忙去報本處社長我店裏有兩個

人好生脚又不知是也不是社長轉報做公的去了却說
燕青爲無下飯拿了弩子去近邊處尋幾個虫蠅吃却待
回來只聽得滿村裡發喊燕青躲在樹林裡張時看見一
二百做公的鎗刀圍定把盧俊義縛在車子上推將過去
燕青要搶出去救時又無軍器只叫得苦尋思道若不去
梁山泊報與宋公明得知叫他來救却不是我悞了主人
性命當時取路行了半夜肚裡又飢身邊又沒一文走到
一個土崗子上叢叢雜雜有些樹木就林子裡睡到天明
心中憂悶只聽得樹枝上喜雀啾啾噪噪尋思道若是射
得下來村房人家討些水煮熟得熟也得充飢走出林子
外擡頭看時那喜雀朝着燕青噪燕青輕輕取出弩弓暗

暗問天買卦望空祈禱說道燕青只有這一隻箭了若是救的主人性命箭到處靈雀墜空若是主人命運合休箭到靈雀飛去搭上箭叫聲如意不要悞我弩子嚮處正中喜雀後尾帶了那隻箭直飛下崗子去燕青大踏步趕下崗子去不見了喜雀正尋之間只見兩個人從前面走來怎生打扮但見

前頭的帶頂猪嘴頭巾腦後兩個金裹銀環上穿香皂羅衫腰繫銷金胳膊穿半膝軟鞦麻鞋提一條齊眉棍棒後面的白范陽遮塵笠子茶褐攢線袖衫腰繫緋紅纏袋脚穿踢土皮鞋背了衣包提條短棒跨口腰刀

這兩個來的人正和燕青打個肩厮拍燕青轉回身看了

這兩個尋思道：「我正沒盤纏，何不兩拳打倒兩個奪了包？」裹却好上梁山泊搵了弩弓，抽身回來。這兩個低着頭，只顧走。燕青赶上，把後面帶毡笠兒的後心一拳撲地，打倒却待拽拳再打那前面的，反被那漢子手起棒落正中。燕青左腿打翻在地，後面那漢子扒將起來，踏住燕青掣出腰刀劈面門，便剝燕青，大叫道：「好漢，我死不妨着誰？」上梁山泊報信。那漢便不下刀收住了手，提起燕青問道：「這厮上梁山泊報甚麼音信？」燕青道：「你問我待怎地？」那前面的好漢把燕青手一拖，却露出手腕上花綉，慌忙問道：「你不是盧負外家甚麼浪子？」燕青道：「左右是死率性說了，教他捉去和主人陰魂做一處，便道我正是盧負外家。」

浪子燕青今要上梁山泊報信教宋公明救我主人則個
二人見說呵呵大笑說道早是不殺了你原來正是燕小
乙哥你認得我兩個麼穿皂的不是別人梁山泊頭領病
閔索楊雄後面的便是拚命三郎石秀楊雄道我兩個今
奉哥哥將令差往北京打聽盧負外消息燕青聽得是楊
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對兩個說了楊雄道既是如此說時
我和燕青上山寨報知哥哥別做個道理你可自去北京
打聽消息便來回報石秀道最好便把包裹與燕青背了
跟着楊雄連夜上梁山泊來見了宋江燕青把上項事備
細說了一遍宋江大驚便會眾頭領商議良策且說石秀
只帶自己隨身衣服來到北京城外天色已晚入不得城

就城外歇了一宿次日早飯罷入得城來但見人人嗟嘆
個個傷情石秀心疑來到市心裏只見人家閉戶開門石
秀問市戶人家時只見一個老丈回言道客人你不知我
這北京有個盧員外等地財主因被梁山泊賊人擄掠前
去逃得回來倒吃了一場屈官司迭配去沙門島又不知
怎地路上壞了兩個公人昨夜拿來今日午時三刻解來
這里市曹上斬他客人可看一看石秀聽罷走來市曹上
看時十字路口是個酒樓石秀便來酒樓上臨街占個閣
兒坐下酒保前來問道客官還是請人只是獨自酌盃石
秀睜着怪眼說道大碗酒大塊肉只顧賣來問甚麼鳥酒
保到吃了一驚打兩角酒切一大盤牛肉將來只顧吃石

有氣色
石秀
有氣色

秀大碗吃了一回坐不多時只聽得樓下街上熱鬧石秀便去樓窗外看時只見家家閉戶舖舖閉門酒保上樓來道客官醉也樓下出公事快笑了酒錢別處去迴避石秀道我怕甚麼鳥你快走下去莫要討老爺打吃酒保不敢做聲下樓去了不多時只見街上鑼鼓喧天價來但見

兩聲破鼓嚮一棒碎鑼鳴皂纛旗招展如雲柳葉鎗交加似雪犯由牌前引白混棍後隨押牢郎級猙獰仗刃公人猛勇高頭馬上監斬官勝似活閻羅刀劍林中掌法吏猶如追命鬼可憐十字街心裏要殺舍冤負屈人石秀在樓窗外看時十字路口迴迴圍住法場十數對刀棒劊子前排後擁把盧俊義押到樓前跪下鉄背膊綁着

即其
人

蔡福拿着法刀一枝花蔡慶扶着枷稍說道盧負外你自
精細看不是我弟兄兩個救你不的事做拙了前面五聖
堂裏我已安排下你的坐位了你可一魂去那里領受說
罷人叢裡一聲叫道午時三刻到了一邊開枷蔡慶早拿
住了頭蔡福早掣出法刀在手當蔡孔目高聲讀罷犯由
牌衆人齊賀一聲樓上石秀只就那一聲賀裏掣着腰刀
在手應聲大叫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蔡福蔡慶撇了盧
負外扯了繩索先走石秀從樓上跳將下來手舉鋼刀殺
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殺翻十數個一隻手拖住盧俊
義投南便走原來這石秀不認得北京的路更兼盧負外
驚得呆了越走不動梁中書聽得報來大驚便點帳前頭

目引了人馬分頭去把城四門關上差前後做公的合將
擺來快馬強兵怎出高城峻壘且看石秀盧俊義走向那
里出去正是分開陸地無牙八飛上青天欠羽毛畢竟盧
負外同石秀當下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李戴贊曰燕青救主已自难得今之食君祿而不能爲
其主者既不堪作奴若石家三郎固然拚命乃竟以孤
身獨力從法場上救取盧生非忠義包身胆智雙絕何
以有此哉如兩若者真卓老所願百拜爲師者也若夫
依徊願聆筭利害即做天官何能博李卓老一聆乎